

## 落地

1

陳佳嘉已經醒來好陣子了。照進屋內的陽光緊咬著浮塵，她一動不動地撐著眼皮，感覺每顆光的浮游順著流向眼窩最深處，在視網膜倒映出日間螢光。

只有她能看見的風景。

她遲遲不想起身，興許是昨夜在夢裡跟久違的同學上了床。對方臉龐模糊碎形，動作既悍且柔，將她攪得體內混沌。他們在夢的邊境說了話，具體內容她沒能撿拾到一片，只在身上留下柔軟被褥的形狀就回來了。乍醒的瞬間，她才意識到那同學是 gay，多年前就向她出櫃過了。

手錶上顯示十二點，一道迅猛的意念讓她清醒。

糟了。陳佳嘉低咒。她這一兩年又老毛病復發，睡得淺，夢境的梓渣多。鬧鐘、手機響鈴、智慧型手錶一起作響都無法鉗住夾起滑溜的意識。她知道那些尖銳的聲響一再鉤破夢之海，帶來漣漪，然而越是這樣她越往深處泅泳。

因此突然將自己帶出水面是危險的。

等到她身在高鐵車廂內時，她清楚自己錯過了阿嬤葬禮最關鍵的部分。

Line 群內浮出幾張照片，一概倒數考驗她能否跑贏過時間。時間在這幾年帶她搭上失控列車，行經某些路段時，快得難以辨識窗景，一瞬而過的風景擦傷眼球般，使她剎車式後退。

太靠近了。無法接近外邊世界之際，意識與意念就塌縮到胸廓之內。

一顆小小的核。

核內爆出芽，列車緩速下來。所有感受開始勻長，彷彿無限。過度緩慢使她錯亂。身體已經準備好，可是錶面實則只過了一小時。時間變得需要頻繁確認，她常常感覺累。

虛浮在半空且無法降落，陳佳嘉不知道這是不是阿嬤老後的感覺。阿嬤失智後，她尤其顯老，常靜靜蜷坐在那張烏木搖椅上，有如一坨醬菜。

高鐵車窗鏡黑，穿著 T 恤的陳佳嘉露出雪白雙臂和頸項，白皙如幽靈，阿嬤則是濃黑醬色。

但凡活人縮乾一切水分就會變成這樣。

陳佳嘉記得兩三年前回老家，阿嬤整個人好似畢卡索筆下的畫作。畢卡索晚期使用濃重線條，竟無意間具備了打包整理五官與肉體的功用。可是，她凝視阿嬤但阿嬤的眼睛不知道看向哪，兩顆眼珠有各自想去的方向，軀幹與四肢的筋肉都快解散。

阿嬤？她喊。

阿嬤外觀已成核桃殼。核桃敗壞，卻不是她來得及看的。

核桃還沒落土，核桃被清潔，消毒，包裝裹好。包裝內沒有空氣，再放進純黑木盒裡供著，傳家之寶一樣。時間還沒開啟，傳家之寶被送進火爐。

烤成碎片，碎成灰燼。

車廂靠站，旅客魚貫走進。陳佳嘉旁邊坐了一個長得很像陳翻芳的女生，手機裡不知是哪國的地圖，珍寶似地研究。

「在想旅行的事喔？」陳翻芳說。她說的話顯見她比陳佳嘉本人更清楚——所有危險的位移都是為了前進，不能過止，不能落單。

所以我現在準備落地了。陳佳嘉想。

解了尿急，陳佳嘉推開往往快要危險夾身的門。這麼小的空間令她恍覺進了機艙廁所，蹲坐下來，頭臉都快碰到門板。侷促至極卻不影響她喜歡機艙。

準確來說，陳佳嘉喜歡一切能移動的機械艙體，愛其動力源源不絕，輪轉不歇轟隆作響的引擎馬達，大小齒輪嵌合密咬不分晝夜地運作，在空氣中迸擦出微星火花。震動。每個機械零件軋準而微微發出呻吟的嗡響，竄藏在火車座椅下方，船艇或地下鐵周遭。其中她最迷戀搖晃著抵抗地心引力的起飛機體。

她記得而且經常想起走在小學校園外那排羊蹄角路樹，隊伍中有人大喊：「有飛機！」

陳佳嘉看著所有人中邪般伸手朝空中飛機一抓，有人飛快放進口袋，也有人抓進掌心，互碰拳頭後，往嘴裡送。她跟著吃，吃的卻只剩機翼尾端。一架殘破的飛機。

輪番吃過飛機的路隊井然如雁行。綠燈一亮，顏色蒸散的燠熱街道上橘色布帽如水母漂游。換紅燈了，車潮如海湧浪浪奔至，搖擺著的橘色小點飽滿地滯留在原地。該有的晃蕩悠悠持續，再兇惡的浪似不影響橘色小點，不會沉沒，不會突然被推往偏僻的海中央。

後來，陳佳嘉才搞懂：吃飛機得滿一百架，願望才會達成。

她開始每天注意天空出現了什麼。

空氣中傳來低鳴引擎聲時，她就會下意識看向天空，準備好。數學課練習演算的空檔，通過導護路線的短促秒數中，或是趴在操場的吊桿，身體一個向前倒蔥栽，旋轉，翻越落地，也要隔著強烈的紫外線，伸手一抓。

一旦吃下就刻意不講話。嘴唇緊閉著，去除不小心放掉願望的機會，所以沒有一架飛機會從嘴巴裡逃出。

跟陳佳嘉一樣這麼做的，就是她在操場上玩耍時認識的翻翻。她們差一屆，都迷信抓飛機遊戲，那陣子瘋狂比賽誰能最快集滿一百架飛機。

妳集滿幾架了？

我已經許願了喔！

也不知道是開玩笑騙她還是真的，三年級暑假，翩翩宣布她不但集滿百架幸運飛機，還許了願。

怎麼可能？明明每天飛過我們學校的飛機就固定幾架，妳哪有可能……

笨蛋，誰說我只在這裡抓飛機？說完這些的翩翩看起來並不欣喜若狂，她踩上大象溜滑梯的大耳朵，倏然往下跳。

欸，喂，妳幹嘛？這麼高——

要是想知道我是怎麼收集到的，就快點來抓我啊！

陳佳嘉愣後才溜下滑梯。

運動細胞絕佳的長腿翩翩轉眼間跑向操場。滑行落地的陳佳嘉，再怎麼催促自己快也追不上那蹦蹦跳跳，毫無顧忌。

後來翩翩跟家人一起遷去印尼。

陳佳嘉問翩翩去那邊做什麼？

翩翩聳聳肩，誰知道？大人想賺錢吧！

她們之間沒有正式道別。自從翩翩離開學校也搬離她家附近後，陳佳嘉頓時失去收集飛機的興趣，她先是有點畏懼抓飛機和吃掉它的舉動，荒謬迷信這可能抓下翩翩搭的飛機，吃掉翩翩的靈魂。如果這麼說，她突然想到，那麼之前抓過的飛機，是不是有很多正在飛行的魂魄在她體內？

將陌生人的神識活生生抓回地面，堅持帶走他們靈魂百萬分之一個微小碎片，吞進喉嚨，進入食道，腐蝕深槽酸液無邊。這讓陳佳嘉想起曾看過的一部電影，幾位科學家運用高科技，縮小到能被針筒注射到人體之中。此趟任務是治療，然而成功縮小科學家們卻面臨各種難關，穿梭在人體尋找病灶的同時，必須跟白血球進行激戰，留心意想不到的人體大考驗。

因為這樣，有時陳佳嘉確實想像那些有機會騰空飛行的人，身不由己的時刻——不能拒絕，必須成為她完成夢想的其中一塊拼圖。

消化一群陌生人的飛行夢，隔天又會有一群，夢想要達成好像變得比生日願望更容易。陳佳嘉的生日願望從來沒實現過，可是自從知道翩翩要離開，深重的懷疑比什麼都容易種。忐忑萌芽。她很難想像翩翩的願望是去印尼。這不是，一定不是。翩翩給她翻過的相簿裡，她笑得最開心的就是去美國迪士尼樂園玩。

看起來好好玩。陳佳嘉一點都不想這麼說，於是當時只是草草翻了翻，就躺在翩翩房間的床上。床單床墊一摸就知道是新的，上面的米妮正對她笑。

還有相簿耶，妳要不要看？翩翩手裡和腋下不知何時夾了好幾本大型相簿。

陳佳嘉搖頭，我對搭飛機沒興趣。

翩翩不太相信，那妳幹嘛抓飛機？

陳佳嘉背過身去，臉朝著米妮和米奇，悶悶地說，抓飛機很幼稚，怎麼可能這樣就實現願望？

她故意不看翩翩的臉。翩翩家裡的氣味跟她家完全不同，那是每個房間都有冷氣的高級別墅才會有的乾燥透明氣味。只要在這待一下午，她也變得跟翩翩一樣沒有一點汗味。黑髮披肩的翩翩，衣櫃裡有一整排亮眼的洋裝。

這樣的她，居然還跟自己一樣抓飛機來集願望？真是討厭！

回想起這段，陳佳嘉不禁望了望夜色玻璃下那張虛浮的臉。可能是花了一輩子收集這種幻想，皮膚肚腹膨脹得厲害，她比小學時代胖了十多公斤。坐在高鐵窄小座位時，她總感覺身邊的旅客有些會不自覺往旁移。

她起身。回望座位一格格棺居似地，人們戴著口罩的臉闔上眼瞼，在車體籠罩在霾色深重之中急速顛顛，因而她不會與任何一雙眼睛輕易對焦。坐著的她與車體同步搖擺，每個人都是。他們好像集體進入一場膜拜機械與速度的起乩，沒有人停，亦不可能有人想停。

### 3

車速極快，過站不停。

閉眼扶鸞。神靈法力無邊，貼近飛馳窗口，座椅上人人看起來都在睡。不睡的也正窺看手機，想從有電的小視窗裡看出世界的秩序。

陳佳嘉關上手機電源，選填大學志願的前夕，自己也是這樣。

大考考得不錯，陳佳嘉唯獨對志願猶豫不決。她填的大學半數離老家很遠，半數很近。知道她考得好，阿嬤高興得很，準備了紅包給她。捏著紅包的手，轉眼又被另一隻手握住。她抬眼，長捲髮穿著洋裝的媽媽鵝臉蛋白皙之中帶點紅潤，她對女兒的所有反應與柔嫩萌軟的青春一般，溫柔輕緩。

媽媽好久沒看見妳了……來陪媽媽嘛。

媽媽撒嬌拜託的樣子，陳佳嘉感到陌生。而飛揚的花瓣長裙柔軟異常，花蹤花影宛如能夠翩翩飄飛，拂過髮梢，輕搔眉眼。

她努力想看清媽媽的五官與表情，便說，我又不喜歡台北。

媽媽笑了笑，花裙旋身就往大門走去。那是小時候住過的家，位在頂樓的老公寓，爬一趟要氣喘吁吁。大概是剛學會走路時，她會吵著要媽媽抱她。媽媽背著她踩上長長鐵梯，從她的角度看

去，鐵梯通天，步步吱嘎，搖晃得像隨時脆弱折斷。可是沒有，她們總順利抵達，用鑰匙轉開鐵門。然而，若踩著這座鐵梯下樓地面便近得多。踏一階就折平一階，這個家彷彿一下子就落地。

方便媽媽離開。

陳佳嘉不明白為什麼媽媽沒有繼續勸她，反倒一逕往門口走去。她想抓住她，那個只短短陪了她幾年的媽媽。將她放在阿嬤家說要回來接她卻沒有的媽媽。走出門就再也沒有任何消息的媽媽。

清醒過來，陳佳嘉還在為真實無匹的夢而動搖。她以為自己都捨去了那些無用的記憶。可是誰能想到那些無用的卻成為干擾。

她選擇北上求學。

大學距家鄉將近三小時車程，陳佳嘉首度離老家那麼遠。雨鎮日不眠，凡是腳穿行的地帶就有醒著的雨。六人間寢室永遠都濛著一層濕度，室友小 K 從南部來的，每天早晨猛擤鼻涕。室友金珊老是說學生餐廳的食物不夠辣，自備的印尼辣醬一開罐，就引得小 K 過敏發作。其他三個學姊只在剛搬進寢室時見過，其餘時間神出鬼沒，三兩天不在也很正常。

狹小的寢室第一年到頭多半只有陳佳嘉、金珊和小 K。用電腦做報告，吃簡單便宜的餐點，入夜就共享同一邊的軸線，一個身體接著一個身體地入睡。爬上床的鐵梯冰涼又死硬，而床鋪離天花板很近，坐著時幾乎不太能挺直上半身，所以陳佳嘉跟室友間的聊天都是各自躺平，腳接著別人的腦勺，聊天也像喃喃自語般。

這是她唯一不能適應的地方。

現在淺眠易醒的她，小時候是阿嬤哄睡的。

「阿嘉來暈，暈醒就予你零用錢。」

陳佳嘉一聽到這句話，就箭步以棉被裹住自己，一秒閉眼。她沒偷看阿嬤是不是還在床邊監督她，心裡只想零用錢。到後來，根本不用阿嬤催，吃完中餐，她就自動倒床睡去。

睡去期間，阿嬤就在客廳忙碌。一疊粽葉一上午過去，她醒時竹竿上便結實纍纍了。糯香散發竹葉香氣，傍晚時分，日頭餘暉打進老磚房的霧窗上，阿嬤將油油的硬幣放進她的掌心，陳佳嘉興奮到不行。

只是她醒來時錯過了雜貨店營業時間，這些硬幣最後都進了小豬肚子裡。

「阿嘉，來灶竈共我鬥相共。」在廚房忙碌的阿嬤喚她。

瓦斯上熱氣蒸騰的滾水等著一網粽子入鍋，五斗櫃旁的圓桌上有剛起鍋的粽子，沉沉一盤等著她端去放涼。阿嬤粽子包得噴香，豬肉肥瘦剛好，油漬潤澤米飯、花生和香菇，每次陳佳嘉都會急忙舔咬入嘴，被燙了只會直喊。阿嬤遞給她青草茶，她不愛，但為了解燙只能猛喝幾口，所以吃完整顆就脹得很。

入夜後，門前偶爾幾隻貓經過，喵鳴幾聲。阿嬤揮手趕貓，旋即扇子搨回來，掀起微風。她跟阿嬤坐在竹椅上想把自己搨涼了好入睡，可是放鬆癱放沒多久，阿滿婆、珍珠孀就會踱過來聊天。月光和熾白街燈交會照映古厝，黑瓦的顏色浮起來，棗紅色的磚面虛線擴張，整座房子被陽光烘烤一天，彷彿現在終於膨脹成熟，洋溢著果子熟香的味道。

飽肚後聞著這股氣味，她模糊記得阿嬤搖醒她，要她回房睡。

不用哄睡後，她睡得可真多，似乎睡掉一輩子那樣睡。也許是這樣，在異鄉的大學寢室翻身耳朵便抓到響一聲就立刻接起的電話，再怎麼壓低聲音，都能聽得出奧妙。吵架。和好。準備要分手。嘟嘟深夜運作的印表機刷開醒與眠的界線，不厭其煩吐露某篇報告的細節。她不想知道。買了耳塞也阻斷不了刮在耳膜的震動。小小寢室裡湧動著秘密。

在寢室夜聊中浮現其他室友的鼾聲，以及夢話。那些夢話騷擾了陳佳嘉的秘密，穿行在秘密與秘密不經意的疊影皴出形體，大落落的礦石岩脈。其綿延，邊坡暴突，燒灼的紅赭夾帶土鏽，色塊滾燙一路往前推，推得夠遠了，後面才開始生出草來，根莖茂盛的背後是抽高的樹。一株株擎著寶蓋般的葉片洋灑震動。這有了風。風吹動花蕊，孢子，活下去的契機一呼吸就有。

巨量如螞的車輛排出的懸浮微粒也是。走進這座城，陳佳嘉慢慢習慣這麼呼吸，把推動整座城市運行續航的動力分子吸納入體。肺泡輪轉的氣息澈底置換，她開始迷上離開。

離開寢室，到沒有門禁的小雅房。為了供應雅房，一旦沒課她就離開教室去打工。當助理，去端盤子，一大清晨就負責站在煎台煎肉排、蛋餅，包裝三明治，發傳單。有時她也當人體模特兒——畢竟那時候應徵一次後，便不時有人主動邀請。她依指示固定不動，炭筆繪製，油彩混雜松節油，每種畫作時間皆不同。裸裡的皮膚隔空等候眼手一致之前時間嘩啾啾流逝。毛細孔吸吮每瞥目光溢出孔洞，淌流成一襲新的皮膚，而這些都將被畫筆在各自畫布上填補，以不同節奏追獵完成。

陳佳嘉的後見之明是，或許大學時的男友們就是這樣來的。在旅途中，他們被她果敢姿勢吸引，那時候的身體史無前例地瘦，穿插刺揉都可以。隨便穿 T 恤牛仔褲就顯得風塵僕僕，若輕輕吹開灰塵，簇新機骸般的腿，結實的胸，久經風沙而扎手的短髮就會形成一張新的臉。

擁抱她的男人很受吸引。但他們當時都說不上來，每天都想見面的渴望原來是新。

這令她疲倦。比起固定路線制約，與固定的人深擁而眠，跨出一扇又一扇陌生又熟悉的大門，前往下一個地方對她來說更有趣。

在她還未體會過真正的疲倦前，陳佳嘉都是這麼想的。

#### 4

準時抵達的列車車門一啟，周遭空曠腹地迎來的風，讓陳佳嘉嗅到需要重新熟悉的老舊氣味。已經多少年沒回老家了呢？

那間超過五、六十年的老磚屋位在死巷子底，現在是什麼模樣，她腦中的概念很稀薄，假使有人突然無禮要求她畫下自己老家外觀，她鐵定措手不及，而且印象倒是益發想起曾經途經的，他人的家屋。在旅次途中住過的、短期賃居的，建築外觀、門面，格局，床鋪乃至整個房間散放的氣味，更散放熟悉感。怎麼會這樣？

排班的計程車司機示意，陳佳嘉上前報了目的地。打開 Line，N 通未接來電，點進群組前，她想了一下，決定先回陳翻芳訊息。

小學時長腿長手有點豐腴的陳翻芳，長大後體型完全顛反過來，中短髮瘦削的中性打扮，站在陳佳嘉身邊，反倒是小時一直到大學期間身材細幼的陳佳嘉來得更壯。陳翻芳整身陽光栗色肌膚，會讓人誤以為她熱愛戶外運動。其實不，曬不黑的陳佳嘉才是那個永遠都曝在不同色溫下的人。

先集滿百架飛機，飛去印尼的陳翻芳在那過得如何，小學時期的陳佳嘉並沒有心力關心。她忘了留，也可能出於忌妒而不想留下通訊資料。她也知道留下地址又怎麼樣？她不可能寫信、寄禮物給她，雖然陳翻芳留給她一櫃子的米妮米奇。

把它們搬回阿嬤的老房子，勉強算有一大一小房間，客廳裡都是做生意的東西，廚房一側擺放資源回收。她的書桌是隔壁鄰居不要的，廉價塑膠仿木紋夾板，桌腳微微掀起。光是書桌就佔據一半空間，玩偶的容身之地會擠掉她的空間。

紅色髮帶，招牌紅底白點洋裝和黃色高跟鞋，討喜活潑到永遠都張嘴笑，米妮的睫毛捲捲翹翹，米妮的雙腳隨時都在舞動，一面嬌羞一面又快要跌倒。

深夜時分，老房子木構橫樑上真正的小老鼠吱吱聲拔高屋頂，竄走的黑影一晃而過。她躺著，並不害怕。尖嘴巴，吱吱唧唧，牠們還有直立的樑柱。她想向牠們爬上鑽下，在熄燈的老屋沿著脆化的牆壁油漆磨蹭，夜半宴席的序曲。

這麼一想，身邊咧嘴笑的米老鼠也沒那麼可愛了。

陳佳嘉最後只剩一個穿著洋裝的米妮。那時的她已經不會哭著叫阿嬤帶她去找媽媽了。

搬來阿嬤家住之前，先是爸爸出外做生意，好幾個月只有斷續的消息。媽媽一想到就撥打爸爸留下的電話，數字按鍵只帶來嘟嘟嘟的回聲。話筒在半空中，又一次撥打，按壓力道越來越大。陳佳嘉看著媽媽就像催使失靈門鈴的郵差，堅信另一端一定未曾搬遷。

得不到回應的媽媽，最後會進廚房做菜。做的份量遠超過她們二人能下肚的，一桌涼拌菜，涼拌米線，百香果涼拌大蝦，涼拌海帶芽，大薄片，牛雜湯。涼拌米線裡的蒜泥、薑泥和烏醋，搭配豆芽菜與黃瓜絲，酸香滑溜之餘，媽媽會替她夾起大薄片，薄透有味又容易咀嚼，她面前的一小碗吃得比媽媽還快。

陳佳嘉會看向媽媽，媽媽老樣子又替她夾了一碗：「佳嘉，妳多吃一點，媽媽吃不太下。」

媽媽看著菜色的時間越長，就越不可能想起要餵她。食物記憶很豐饒，只是還不怎麼會使用筷子的她，學著一匙一匙送進嘴裡。灑出碗的食物碎屑滿佈桌面，白乳暗棕鮮綠艷紅星狀散亂，好像也散落在媽媽的洋裝上。

穿洋裝特別美的媽媽，連做飯也不會換下。

以前爸爸常在家時候，穿著洋裝從廚房端出一道道菜色，脫下圍裙，媽媽整個人被花團錦簇又絲柔的裙裝撐得優雅筆挺。常常出差，偶爾才有空回家的爸爸渾身沾黏了污垢味，聞起來像是通過太多陌生城市，經過炭火或烈陽而流汗後的氣味。

幸好桌上的菜離火源很遠，吃起來都冰冰涼涼的。消暑。好消化。也很快餓，陳佳嘉覺得這是唯一的缺點。

認識翩翩後，到她家吃的都是熱滾滾的菜色。炸的，辣的，常把她吃得眼淚狂流。

「妳們家怎麼吃這麼辣？」

翩翩不知為何露出得意神情，又蘸了一口辣醬。

陳佳嘉當時沒有想過，這個嗜辣的女孩會是她的小妹妹。

Hi ! I'm Nicky. Can I turn on the light ?

住進伊斯坦堡青年旅店時，陳佳嘉在上鋪聽到推門進來的女聲。

OK,Sure.

早就習慣房內不開燈了，白熾燈泡一閃，陳佳嘉眯著眼看了下對方。

即便隔上許久，她們還是同時認出彼此來。怎麼會，陳佳嘉幾乎好幾個小時喃喃自問了。翩翩花一個晚上交代自己去印尼後，大學又回到台灣讀書。

後來呢，妳怎麼會在這？陳佳嘉想像她過著穿高跟鞋的公主生活。

本來啦，差不多是這樣，翩翩聳聳肩，可是我回來啦！

帶著疑問穿梭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藍色清真寺間。夏日的伊斯坦堡熱極，即使有博斯普魯斯海峽，坐在交通船上，靠著椅背，短褲下的腿熱燙燙。

海面比預期的鑽藍，船舶來回運行，沒多久便能從亞洲到歐洲。途中船身穩定，繞船低飛的海鷗發出低鳴，往空中拋出的麵包並未停在預估的終點，船的航行導致了不可避免的偏斜。海鷗展翅側翼，算準了偏差，張口一啣。

她們拍下合照。

伸手拿翩翩手機想看照得如何，撞見的是一張錯置的照片。印象中小時候某次出差就再也不曾出現的老爸，摟著翩翩的媽跟她在海灘合照。假裝沒發現，她又往下滑，連續幾張家庭照看得出這是和睦溫馨的一家人。

不動聲色還回手機，陳佳嘉無心看海。航程突然變得遙遠無比，此岸到彼岸，不同文明的跨度。

船身的馬達和無法辨識的土耳其語佔據一切聽覺，一旦沉默，人就顯得渺小。

翩翩沉默，陳佳嘉也沉默。她怎麼沒想過翩翩其實也姓陳？陳翻芳。

已在台北讀書工作幾年的她，不曾發現母親的蹤跡。父親是翩翩的父親，他們在南洋經營生根。那趟重逢之旅改變了陳佳嘉原先的路徑，返國後，她離開台北，去花蓮工作。花蓮對她來說還不夠遠，陳佳嘉的遠遊才正要開始。

她每次打電話回家，最後一句都是說要帶阿嬤出外玩，阿嬤老是回絕：「免啦，遮爾老猶閣有啥物會當要？」

「我會使開車恰妳載。」

「免啦，猶咧愛做生意咧！你去耍就好。」

回憶小時候的陳佳嘉從未真正出去玩過。爸媽自顧自地離家遠走，把她留在原地。這是長大後特別喜歡移動最核心的理由嗎？

陳佳嘉怕自己成為唯一留守在家中的人。

打字回了陳翹芳，簡略解釋自己遲到的原因。想了想又撥打電話：「先不要火化！不行，妳不要跟我說時間——」

計程車司機轉了猛彎，停在殯儀館前。她還在為翹翹堅決的語氣而生氣。誰才是阿嬤的孫女？這一切真夠荒謬。只因為她爸是阿嬤的兒子？

阿嬤就在裡面。

壓扁的光線即將束到最微細的程度，應該要加速奔跑的她頓住了。黑色長箱型車門，素黑衣裝的人們來回走動，戴著口罩的臉孔沒有多餘的表情。這也是一處陌異之地。

這些年不顧一切浪跡的，喚不出名字的國度，記不清全名的景點。

陳佳嘉走入，無數黑影自身旁過。

妳怎麼才來！陳翹芳緊緊抱住她，拉住她的手往前走。

站在爐前室，棺木推進爐內。

工作人員揮手要他們退後離開。

儼然禁區，不得逗留。轉身離開前，陳佳嘉注視著爐火，隱約見到棺材讓火舌迅猛吞吐。衛星空照圖裡太陽表面的熔岩色彩，髹抹冰凍的棺槨，強力染色三兩下，一切都瓦解。

阿嬤，火來了，快走。快走。火燒盡她腦中其它雜念，陳佳嘉掩忘多時的記憶出土。她忽然清楚憶起阿嬤的臉，怕熱容易流汗，鼻尖經常冒汗的模樣，彷彿一尊即將溶解的土偶。夜裡洗好澡，阿嬤換上無袖麻衫，半乾的白髮在空氣中飄出肥皂的香氣。

那時候，她跟阿嬤身軀上的味道是一樣的。想到這，她感覺淚水不再虛掛臉龐，而是漫漶出眼眶。

她的阿嬤現在是高溫火爐竄出的火星沫子。

灰燼與硬骨。

按下撿骨鈕，所有人圍著火化後的骨頭，看著它被收拾入罐。去除血肉，水分，筋脈，阿嬤剩餘的部分都在裡面了。包巾裹住骨灰罐，多年未見的中年男人抱著它。

走吧，他說。

陳佳嘉不想稱呼他為爸爸，況且他變得跟自己完全不像，跟阿嬤的長相也沒有半點相似。這樣的人捧著骨灰，而他的太太撐著黑傘，陳翹芳攙著他們倆。

阿嬤出遠門，陳佳嘉走在那家人之後。她赫然想起自己從未帶阿嬤出遠門。

大概是兩三年前的事。

旱象頻頻的一年。她剛用掉公司的休假，從印度搭飛機回來，體內還殘留上吐下瀉的不適感。曬紅的肌膚讓她一踏進老家，剛收好衣服의阿嬤驚呼：「阿嘉？」

又累又虛脫的陳佳嘉一屁股坐下，放好背包，給阿嬤一個擁抱。她溼透的 T 恤跟阿嬤的麻衫黏合在一起，從印度借來的汗，就這樣黏在阿嬤身軀上。

「去迵迵好耍否？」

「阿嬤，我毋講，予你臆。」陳佳嘉抿嘴笑，她藏住在印度九死一生的經歷。怎麼敢說？自己差點被搶劫又險些被載去什麼不知名的地方。

從來她都不說旅行時發生的意外，只要回老家，她從行李背包拿出的永遠是新奇的小東西。這棟老房子沒有的，阿嬤沒去過沒看過的。

阿嬤踱步向廚房，陳佳嘉跟過去，老樣子拿手機照片出來講東講西。阿嬤的老花眼偶爾瞥向她，多數時刻都專注在刀切瞬落的指尖，仔細去除楊桃邊角。釀製楊桃得加鹽抓拌去除澀味，放置一夜，日曬後，才能和冰糖層層堆疊入罐。星狀的楊桃淹沒在砂糖裡，水分尚在。幾個月後，這一甕楊桃生水，就必須倒出重新煮沸，放涼了重新倒回罐中。

「我來共恁鬥無閒。」

「鬥無閒……，是啥款人佢楊桃汁淋了了？嘖。」阿嬤去後院搬下一簍楊桃，陳佳嘉留意到走起路來益發搖晃的背影。「啊頂擺有佢一个來揣妳，我袂記得伊號做啥物名……」放下楊桃的阿嬤先是絞盡腦汁，後又突然不說話了。

砧板上集滿群星，正準備被扔進透明玻璃罐裡。陳佳嘉停下手邊的刀，看了一眼阿嬤，這下她發現洗衣總是一絲不苟，乾乾淨淨的阿嬤，這件上衣領口有一圈明顯的污漬。淺咖啡色的污痕在淺條紋上衣透出顯眼的形狀，像褪皮的蛇。

她繼續切楊桃，「阿嬤妳欲說啥人？我佇遮爾哪有朋友啦。」

陳佳嘉壓根忘了小時候帶過一個朋友回家，還一起摘了永遠都那麼酸澀的楊桃。

「有啦，伊說欲揣妳。毋知影伊是什麼代誌，急欲揣妳就是。」

陳佳嘉繼續切楊桃，狹仄廚房外的日頭懸在很低的地方，汗水都快滴到砧板上的楊桃了。鹹的。她抹抹下巴，反正都是鹽漬。

過了一整個下午，陳佳嘉感覺需得換件上衣了。當她進房間換衣時，這才留意到老屋的牆面粉刷過，蛀朽的樑木加上鋼釘。

「彼堵壁的油漆猶新新，是啥人來油漆？」

「咁有？」忙完醃漬工程，阿嬤又在廚房裡忙起別的事來。

伸手一摸，油漆粗活不可能是阿嬤做的，附近鄰居也老到不可能幫忙。節儉慣了的阿嬤，更不可能找師傅來施工。

陳佳嘉腦中浮現一種可能，又隨即搖頭。她回到廚房，把阿嬤請到客廳休息。

安哪這麼煩！

阿嬤終於拗不過她，去庭院休息。

等到陳佳嘉開始炒菜，傍晚已轉陰，從鐵鏽窗口飄進來一絲落雨的氣味。她不以為意，陸續盛盤。擺滿了一桌，摸了電火按鈕，小小一顆卻點不起燈，整間廚房暗戚戚。

走出庭院的剎那，天際雷鳴，第一滴雨落在葉面，頓時大顆雨珠間不容髮朝地面砸。

阿嬤阿嬤，緊起來。她搖醒依舊沉睡的阿嬤，那副身軀沉沉在躺椅上，一動不動，讓她有點慌張。

嗯？落雨？嗯。

阿嬤起身，在她攙扶下進屋。打開紗門的同時，阿嬤問她，啊恁是誰？

陳佳嘉忍住驚愕。

阿嬤，恁的手愛扞予伊好，才袂跋倒。

按呢好。

阿嬤在陳佳嘉新買的新椅子上坐得舒服。

交付碗筷給阿嬤，滿嘴金牙銀牙依然顯得凹陷，咀嚼的時候一下一下輾磨。記得以前阿嬤吃東西是很快的，陳佳嘉不著痕跡算了算阿嬤吃了多少，幾朵滷香菇，一點地瓜葉。

阿嬤，攔再吃。愛食飽才有氣力。

阿嘉，我食甲足飽啊。

阿嬤根本只吃了兩道菜其中的一點點。

陳佳嘉邊勸，自己只能慢慢掃空餐盤。阿嬤竟問了：「阿嘉，啥物時陣欲揣我去迤迤？」

她愣了一下，內心飛快盤算今年工作的假期，發現一天都不剩了。

「哎喔，無要緊，無要緊，等恁有閒的時陣。」阿嬤慢慢起身，準備把碗筷收到廚房。

那時候在想什麼呢？陳佳嘉內心墊著年終的數字，何時能化為紅包沉甸甸的重量。她所不知道的是，凡是塞到阿嬤手上的紅包，都被一包包收在床墊下。再過幾年，記憶不再收容阿嬤，當彰化市仔尾那棟雕了花邊又破了屋瓦的古厝開始出現照顧阿嬤的外傭時，陳佳嘉還不知道。不曉得阿嬤臥床日一天天增多。

等到陳佳嘉全然獲知的同時，她也確定一件事——幫阿嬤安排看護、醫療的是她發誓這輩子都不想見到的陳翻芳。

放妥阿嬤骨灰罈後，陳翻芳說了。

之前喔我問阿嬤要不要去印尼，跟我們住一段時間。

陳佳嘉不想聽，她只想獨自哭上一整天。但是她只是死盯著阿嬤的儀容，縮得小小一張，眼神分外失焦。她猜多年未見的爸爸還在一樓等著陳翻芳，唯獨阿嬤的骨灰，她堅持不能搬離這個小鎮。

阿嬤沒興趣。陳佳嘉吸吸鼻子說。

我知道。陳翻芳低聲回答。

而且我也沒去過。陳佳嘉轉了身，她掠過成排成列已經故去的陌生人。他們是離開的人。

一級級樓梯往下踩，永不離開的諾言在她心裡轉了幾百次，自她心扉上的跑道摩擦，遙遙振響。

集滿一百個願望後終於起飛的機體，將載著真正的孫女回家，繞越過她曾出外的每一條軌跡，爬升盤旋而後降落。它一如院子裡結實串纒，飽脹枝液的楊桃，終然落地。